

上海灘今昔

● 張 洪 祥

虹橋路上別墅易主

「夜上海，夜上海，你是個不夜城——」，聽到這支四十年代膾炙人口的流行歌曲旋律，不禁引人想起這個號稱「十里洋場」、「冒險家的樂園」，繁華程度不亞於法國巴黎、美國紐約的國際大城市上海——「上海灘」！經歷了四十多年的風風雨雨，目前上海的面貌變得如何？深信一些久居臺灣的「上海老鄉」極感興趣，那麼讓我們實地去觀光一番吧！

跨出上海虹橋國際機場，坐上計程車，直往市中心方向駛去。車子拐入虹橋路，原來的高爾夫球場，改為上海最大的公園——西郊公園，裏面的動物園頗為聞名。有名的「盲童學校」仍設在原址，想當年那些「盲童」，到如今都成了「盲公」、「盲婆」，不知奔向何方？這條長長的虹橋路，沿路的「楊家樓」、「姚家行」、「吳家巷」都未改名，而馬路兩邊那些高級洋房別墅，以前的住戶都已不知去向？現在換了新的主人，大部份是公家機構，例如紡織局療養所、芭蕾舞學校、迎賓館以及後來新建的「西郊賓館」

——毛澤東、鄧小平之流，來上海就住進該賓館，保衛制度非常嚴密；此外有「程橋賓館」、「龍柏飯店」等一些新建賓館。當年的「萬國公墓」（中山路、虹橋路口），名氣很響。裏面有不少著名人士的墳墓，例如離大門不遠，靠近公墓教堂處，就安葬着先總統蔣介石的岳父母，記得當時每逢清明時節，蔣介石總統和夫人宋美齡女士，就來「萬國公墓」掃墓盡孝。日寇佔領時期，上海敵偽「七十六號」魔窟裏，號稱「混世魔王」的漢奸吳四寶，被日本憲兵隊「狗咬狗」處死後，也葬在「萬國公墓」東南角裏，墳地做得相當漂亮。誰知在一個寒冬深夜，刮着刺骨的西北風，吳四寶墳墓上那塊刻着他狗名的石碑，雖是那麽寬、那麽厚，但竟被人神不知鬼不曉地，敲得斷成數段；事後據說是抗日愛國志士幹的，雖然公墓附近就駐紮着不少日本軍隊。這件事真是大快人心，給廣大的漢奸們帶來了極大的恐懼。

靜安寺繁華成追憶

靜安寺——這個上海繁華的地區，當年許多

作家的小說、散文中，都描寫過它，像女作家張愛玲的作品中，就多次寫過「靜安寺」；她本人當時就住在靜安寺赫德路附近一個公寓內。赫德路目前改稱常德路，這個公寓仍存在，但已陳舊。以前香火很旺的靜安寺古廟，如今已變成了貿易商場，附近的「老大房」仍在，可是出售的食品，已失去了往日的「特色」。走進店堂，看來是那麽髒，那麽雜亂。靜安寺愚園路轉角處的「百樂門大舞廳」，現在是「紅都戲院」，淪為二級電影院，最近經過裝修，看來還算順眼。「十里洋場」的南京路，如今看來又狹又亂，到處是熙攘的人羣。「大新」、「永安」、「先施」、「新新」，當年這「上海灘」上著名的四大公司，目前毫無影跡，現在已改成「上海第一百貨公司」、「華聯商場」、「食品公司」……，當時「大新公司」的自動扶梯，「解放後」不知停用了多少年，最近才開放使用；初期使用時每乘一次，還要收取一毛人民幣，現在是免費乘用。「南京路」還在，可是以前出名的「霞飛路」、「亞爾培路」、「愛多亞路」、「金神父路」、「貝當路」等等，現在根本找不到，如果您去問訊

，問到四、五十歲的人士，他們肯定會搖搖頭，回答說：「沒有這條路——」霞飛路現稱「淮海路」，「亞爾培路」改稱「陝西路」，愛多亞路改爲「延安路」，「金神父路」現稱「瑞金路」，「貝當路」改稱「衡山路」。以前著名的亞爾培路「逸園」跑狗場，如今是「上海文化廣場」，若干年前曾發生一場大火，將簡陋的棚架燒得精光，後來改建成目前結構。貝當路上著名的「碧卡地公寓」，現在是「衡山賓館」；附近的「美國學校」現由「風雨操場」管理，成爲培養體育人才之地方，「美國學校」對面的「國際禮拜堂」沉寂了不知多少年，如今又傳出了齊唱讚美詩的旋律，成爲上海廣大居民寄托精神之去處。

大世界還是大世界

南京路上的「跑馬廳」，現在改爲「上海人民廣場」，作爲羣衆集會的地方。「文革」初期。「造反派」鬥爭上海高級幹部時，就在這裏召開「批鬥會」。到了「文革後期」，以高級幹部爲核心，聲討「四人幫造反派」時，也在這塊廣場上召開了「萬人大會」，把驕橫不可一世的「四人幫」，安插在上海各級機關裏的一些餘黨，鬥得灰溜溜地抬不起頭。難忘的「八九」年，上海的工人和學生，也在這裏高舉「民主」大旗，舉行會議和示威遊行，留下了值得回憶的一頁。位於愛多亞路（目前的延安路）的「大世界」，是個世界聞名的娛樂場所，進門處的「哈哈鏡」，深信不知有多少「大爺」、「大娘」們，當他們童年時，在這裏留下無比歡欣的笑聲。「大世界」

界」有個時期，曾被改名爲「上海遊樂場」，其間海內外意見紛紛，結果仍恢復改回原來響噹噹的名稱——「大世界」！

當年上海灘上，有個著名的「哈同花園」，規模宏大，真所謂誰人不知，哪個不曉？花園主人哈同，是個猶太人，他們夫婦倆，在這裏過着豪富奢侈生活。「解放」後，中共當局表示「中蘇友好」，由蘇聯人設計，在「哈同花園」原址，建造了一幢完全是蘇聯型式的龐大建築物，定名爲「中蘇友好大廈」；後來由於中蘇關係惡化，才改稱爲「上海展覽中心」，目前不少大型展覽活動，都在此舉行。

電影街戲院仍林立

著名的電影院「大光明」、「大上海」、「滙光」、「美琪」仍然存在，名稱照舊，沒有改掉。另外有二三家值得一提的電影院，一家當時取名「大華」的電影院，裝潢豪華，設備一流。記得「大華」電影院開幕那天，放映一部美國影片，乃是好萊塢紅影星范強生和伊斯葛蓮絲合演的彩色片「出水芙蓉」。如今這家「大華電影院」已改名爲「新華電影院」，可是由於缺乏維修，其豪華程度，無法與當年相比。再有一家「金城大戲院」，當年不知爲了什麼事，憲兵和警察在這裏大打出手，轟動「上海灘」！後來，「金城大戲院」放映一部名叫「假鳳虛凰」的影片，男主角是大明星石揮和李麗華，內容引起廣大女髮師的不滿，又在這裏掀起一場「打、砸、鬧」，促使當時的報紙雜誌生意大好；現在「金城大戲院」已改稱爲「黃浦劇場」。「文革」時，爲了響應毛澤東「深挖洞」的號召，戲院建了一個地下室，如今爲了增加營業收入，利用它作爲咖啡室，可惜沒有空氣調節，僅有電風扇，再加上很多人抽煙，一走進去就是煙霧騰騰，怎麼受得了？「黃浦劇場」斜對面，當年是麗都戲院，現在改稱「貴州劇場」，民國卅八年前。徐玉蘭、范瑞娟等十大越劇明星就在這兒演出，晚上散場前的門口人山人海，全是越劇戲迷，人人都想看看明星們的「廬山真面目」。在青島路轉角處，還有一家專演越劇的「明星大戲院」，它雖是一個小型劇場，可是當時在「上海灘」頗有名氣；如今屬於上海運輸公司管理，用來開會、演戲、放電影。在鳳陽路和南京路之間，是著名的「卡爾登戲院」，當年多少膾炙人口的話劇在這裏演出，現在改名爲「長江劇場」；由於大陸缺乏優秀話劇劇目，因而「長江劇場」目前以放映電影爲主。從「大世界」朝西走，「滙江」電影院不到處，「解放」後新建一家「上海音樂廳」，專供音樂會演出之用；但它面積狹小，設備一般，座位不多，往往使一些音樂迷，無「票」入場，被阻於門外。

老店猶在菜餚乏味

一般來說，上海人對「穿」和「吃」是比較講究的。當年著名的「鴻翔時裝公司」和「培羅蒙西服店」仍然存在，但已成了「國營」機構，以前一些高級裁縫師，大部份到了香港、臺灣和國外。目前「培羅蒙」的西服，竟在農村「社辦

工廠」生產，如何能稱「名牌貨」？

再來談談「吃」，當時的「上海灘」，像江浙菜、粵菜、川菜、京菜……，全國各地的名菜應有盡有，像「大三元」、「新雅」、「老半齋」、「老正興」等著名餐館，天天門庭若市。如今大部份「名店」仍在，可是環境設備、飯菜味道、烹調技術均無法比較囉！像當年的「紅房子」西菜館，雖不是高檔餐館，但頗有一些小名氣。如今「紅房子」仍在原址營業，是個專吃西菜的場所。生意不錯，可是一些來自香港、臺灣的客人入內進餐後，出門時連連搖頭說：這算甚麼西菜？！走到南市「城隍廟」——「上海灘」出了名的地方，那時香火紅透半邊天。「解放」後，長居在這裏的「城隍爺」、「四大金剛」、「黑白無常」等，都給毛澤東下令「掃地出門」，目前已改為「豫園商場」，出售雜貨。但是「城隍廟」四周一些「小吃店」，仍似當年那樣生意興旺，像「南翔小籠」、「老廣東牛肉麵」、「寧波湯圓」、「梨膏糖」、「城隍廟五香豆」之類仍有供應，不過已失去當年之「特色」和「品質」；尤其是五香豆，又硬又鹹，毫不可口。「綠波浪」是個高級點心店，設在「城隍廟」後面，樓下招待「內賓」，樓上專供「外賓」，樓下駁脚，樓上清爽，可是同樣的點心，樓上的價錢要比樓下貴上數倍。

四大飯店尚够水準

想當年，「上海灘」上共有四家中外聞名的飯店。它們是「國際」、「金門」、「錦江」和

「滙中」。「跑馬廳」對面的「國際飯店」，上海人稱它為「廿四層樓」，為當時上海最高建築物。目前名稱未改，仍是「國際飯店」。前一個時期，「國際飯店」底層大堂曾改為貿易商場，旅客大部份是一些到上海來「跑單幫」的新疆人。一時弄得烏煙瘴氣，雞犬不寧，由此「國際飯店」的聲譽一落千丈。在「國際飯店」附近是「金門飯店」，五〇年代「解放」初，這裏曾被改為「華東紡織工業局」辦公大樓，後來又改回飯店，目前稱「華僑飯店」。「霞飛路」附近的「錦江飯店」，那時又稱「十三層樓」，當時每逢夏季，飯店的「屋頂花園」就對外營業。旅客們一邊進餐，一邊欣賞音樂；涼風吹來，真是極佳的享受。

南京路上外灘的「滙中飯店」，現在改稱「和平飯店」，這家民國十八年建成的老飯店，與另一家「國際飯店」，同樣譽滿世界，生意不錯。目前「和平飯店」的總經理趙錫望，他從「解放」初就幹上了這一行，像他這個年齡的賓館總經理，如今是獨一無二了。由於趙經理精通業務，辦事公正認真，深得海外旅客們的好評，因而仍擔任要職。「上海賓館」是個中等水準的「賓館」，總經理張紀根，年輕有為，他虛心學習海外旅館的經驗，使住進「上海賓館」的旅客們深感滿意。尤其對待「臺灣同胞」格外熱情，給予方便，不少旅客紛紛表示下次願意再來。此外，最近才對外正式營業的「新錦江」，在以前的「老錦江」後面，是個五星級飯店，有位女經理楊麗君，曾到香港考察學習，工作能力很強，沒有

架子，深入基層，「新錦江」開幕典禮辦得非常出色，是位大陸旅遊業的女強人，大有前途。

路名雖改舊觀可尋

「上海灘」經過四十多年的變遷，許多馬路改了名，海外人士回去探親的話，豈不是要迷路？找不到家？呵！那倒用不着擔心，路名雖然改得「東南」不知「西北」，可是那些建築物，街道小巷，真所謂「五十年不變」，仍是老樣子。記得上次「豐商」戴校長，回江浙老家探親，順便到上海探看他的母校——「大夏大學」。儘管當年的「大夏大學」和鄰居「聖約翰大學」，現在已改為「華東師範大學」和「華東政法學院」，但是路未改，屋仍在，戴校長一下子就找到了，他高興地連聲說：沒有變！沒有變！當年我住的學生宿舍還在。不錯，當年著名的學府，除了「交通大學」、「復旦大學」、「同濟大學」，名稱未改，校址未搬之外，「滙江大學」已取消，「震旦大學」改成醫學院。其他像著名的「中西女中」和「清心女中」，已改成「市三女中」和「市八女中」。設在上海江灣的「國立音專」已取消，另在市區創辦了「上海音樂學院」和附中，著名的音樂家丁善德、桑桐、陳鋼等都在此執教。該校培養出不少優秀音樂人才，在國際比賽中屢得名次，為中華民族爭了光！久居臺灣的「上海老鄉」，如果閣下要去探訪您的舊居，百分之九十以上可以立刻找到。上海除了造了一些賓館大廈，郊區建了一些新工房，市區裏變化委實不大，可以說變化極少極小。有時，您抬頭一

名人名聯集粹(六)

●劉兆田

胸中肝胆，紙上風雷，文字都憑心血
秋，與此聯有異曲同工之妙。

鑄，

庭樹無聲，窗燈有暈，歸魂好趁夜涼

來。

右為任卓宣高齡去世，其夫人尉素秋教授手

撰的輓聯。任氏又名葉青，為早期中共理論家；
下筆千言，口若懸河，爾後脫離共黨，轉為社會
主義及三民主義而搖大旗，迄終未改素志。任氏
曾任執政黨中宣部副部長代部長，也許因為出身
中共，後來並未展其所長。國共兩黨，其他暫且
不論，但就宣傳工作而言，國不如共，是為公論
。故有人批評國民黨員，「語不足以壓眾，文不
足以動人」良有以也。

義胆忠肝，六經以來二表，

托孤寄命，三代而後一人。

此為四川成都武侯祠聯，頌揚諸葛武侯的風
義與氣節；另有一聯：「一對酬三顧，兩表足千

一夜入吳，雙棲鸞鳳，

御溝題葉，獨佔芙蓉。

此為袁世凱的兒子，名詞人名士袁寒雲賀葉

楚儉（小鳳）與吳蓉（孟芙）新婚之聯；此聯上

下嵌以吳、葉兩姓，鳳、蓉兩名，固屬難能，而

「一夜入吳」，「御溝題葉」兩句可說既俗且雅

，又兼兼素。

騎青牛過關，老子姓李，

斬白蛇起義，高祖姓劉。

此為清朝某名士，為河北某地有廟共奉老子

李膺與高祖劉邦，所題名聯。另有傳說有李、劉

兩家門當戶對，為比苗頭，於春節貼春聯，李聯

有句：「老子姓李」，劉家不甘示弱，則在春聯

中也嵌有「高祖姓劉」一句，老子與高祖相比，

似畧低數輩。

看，弄堂口建築物外牆上，明顯地留着：「建於一八九〇年」的標記。一些老式石庫門居屋，至今都有七、八十年的「屋齡」，那時我們還未誕生呢！不少建築物外牆，由於年久失修，粉刷脫落，磚塊外露。一些里弄大鐵門和房屋鋼窗，在「大煉鋼鐵」時已遭拆除，換上了木窗，可是日久被風雨侵蝕，又未經常油漆保養，顯得陳舊不堪，給人們一種陰潮貧窮的感覺。

最叫人難以相信的，經歷了四十多年，目前已跨入九十年代，這個號稱國際大城市的「上海灘」，不知多少戶人家，仍在使用「煤球爐」和「馬桶」，真是令人感嘆臉紅！不可思議！

國際大市垂垂老矣

但是話要說回來，任何事物都要一分為二來看。想當年，毛澤東當權時代，他一邊祭起「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和「千萬不要忘記無產階級專政」的咒符，一邊連續提出和發動荒誕的「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勞民傷財，冤案重重，把國計民生引至災難的深淵，使整個中國大陸，陷入貧窮苦難的困境。「文革」結束，實施「開放改革」，大陸各城市鄉鎮，才像一個久臥在床，身患重病的病人得到醫治。以「上海灘」來說，在各方面已有了一些變化；建築物增多了，個體戶產生了，卡拉OK流行了。但由於「病人」的病情太嚴重，又長久未能及時醫治，因此進程較慢。在這裏，作為一個上海人來說，盼望老家上海——「黃浦灘」，有朝一日能逐漸恢復繁華，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國際大城市！